

香附子是一味中药，这是我听同学吴素梅说的。第一次见识它是在她家的稻场上，我还以为是柴禾。吴同学说，等晒到八成干时，就可以用火燎去它的叶片和根须，最后剩下的只有枣核大小的根茎卖给药材公司，五毛钱一斤。“啊，这么值钱？”我的眼睛瞪得像铜铃。那时一个鸡蛋也就七八分钱，我若一天挖几斤香附子，得抵奶奶卖多少个鸡蛋啊！

为了实现自己的赚钱梦，随后的日子我除了上学，其余时间都在挖香附子。河地里土质疏松，挖起来毫不费力，遇上成片生长的香附子更叫人兴奋又轻松。有时正挖在兴头上，忽听到不远处有人连吼带叫地撵过来，一看就知道是基干连看场子的。原来这一片土地都归其所管，包括路边打柴草的碰到了都一样，轻则警告，重则没收柴箩，因此平时大家都显得格外小心。一旦听到有人喊叫时，田野里顿时响起一片嘈杂的脚步声，四下几乎都是我们这些半大伢子扛锄背筐撒腿狂奔的背影。后来有人跟我说：“你不用怕，你爸是大队书记，他就是抓到你了也不敢把你怎么样。”话虽这么说，可我还是怕，事到跟前还是不由自主地跑了起来。

放学回家饭都没顾上吃一口，就一头扎到门口场上加工香附子。点火时心里还怪激动的，见火势越来越大，心里又不禁紧张害怕起来。各家门前都堆有草垛，稍不留神就会引起火灾，因此往往不等它烧尽我就急忙找来一把竹梢猛地将其扑灭。结果抖去灰烬一看，上面全是半截茬子，像一只只刺猬，毛乎乎硬戳戳的。拿到药材公司去卖，检验员二话不说拿出样品让我对照去，不看则已，一看真叫人无言以对。瞧人家那样品，像是从抛

只要返回老家，就喜欢去义祥弟家蹭饭，甚至晚上也住在他家，谁叫我们是自小一起长大的兄弟呢。义祥曾开过多年饭店，一道平常小菜在他手里做得中看又美味。

义祥这些年一直生病，加上他为人豪爽，手里的一些积蓄都用完了，好在他夫妇勤快，加上几个女儿孝顺，他依然能够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

在义祥家吃饭，不需要弄许多菜，我俩都不喝酒，菜多了就是浪费。义祥知道我喜欢吃较为清淡的小菜，但他还是会到饭店订上糖醋排骨、小青菜氽毛圆汤什么的。他自己弄的红烧鲫鱼则来自自家鱼塘、时令小菜摘自自家菜地，有时还炖一砂锅排骨，能喝出老味道来。

义祥很好客，只要我回去，他总会叫上我们共同的好友九爷或其他一两个同学，四五个老友聚在一起，谈天说地，口无遮拦，有时还互相说一说对方的糟事，揭一揭彼此的短。甚至少年时、年轻时干的一些荒唐事也是话题。兴起时，我同义祥便各开一瓶啤酒，陪着大家喝出一点气氛来。虽是啤酒，一旦下肚便成了火，几把火一烧，酒桌上就吵闹起来，这样的吵闹很有情趣，每个人既要坚持自己的说法，又不扫对方颜面；既要

将话题说得有趣，又要给彼此留下加

我的第一笔收入

胡静芝



劈波逐浪 周文静 摄

光机上走了一遭似的，光溜溜看不出一丝毛茬。

检验员检完我的再检吴素梅的，边看边跟我说，她这个比你的就好多了，以后你就照她这个做。回来的路上幸亏是吴素梅帮我提着袋子的，否则我会把它抛得远远的。人家的都能变成钞票，就我的不成，带回去摆明了遭人笑话。再说了，一看那上面密密匝匝的毛茬子我就郁闷，还能补救么？“能，回去我帮你在上面淋点煤油烧一烧就没了。”吴素梅胸有成竹的话让泄气的我立马有了信心。

回来我们就开始动手，一瓶煤油用了大半，却没多大起色。在我

想彻底放弃它时，吴素梅又来邀我去县城卖香附子，她让我把之前的那个带过去碰碰运气，说不定检验员不是同一个人呢。在她的一再劝说下，我的心又开始死灰复燃。

同去县城的还有四毛和四毛爸。四毛爸是队上的一名普通社员，人生得黑且不说，还长了一脸稻草胡子。不知怎的，一看到他那满脸密密匝匝的黑胡茬，我就想起我那没有褪尽毛茬子的香附子，好不容易燃起的一点希望之光又暗淡下去。

在那没有代步工具的年代，为了不耽误出工时间，大部分人都进城都习惯赶早。

平民烟火

杨勤华

人话题的空间。纵然吵得不可开交，立马又会云淡风轻。

我很喜欢这样的氛围，无论自己说什么，怎么相互戏弄，都不用担心弄到不愉快，这种坦然放松的心情，是我回乡最舒心的期待。

多数时候我回乡，都会打个电话给义祥，让他开车到高铁站接我，如果不告诉他，肯定会惹他不高兴。义祥承包了一个鱼塘，每次我回来前，他都叮嘱我带上钓具，后来我干脆将鱼竿留在他那里。回来后，只要有闲暇时间，我便过一过钓鱼瘾，钓上的鱼正好做菜，池塘里的鱼不喂饲料，味道鲜美，加上义祥的好手艺，自然更好吃。

义祥还在自家后门外处开挖了几亩池塘养螃蟹，前年秋冬时节，他催我回去，说留了一些大螃蟹等着我吃。我因工作上的事没回。去年他又改养龙虾，由于经验不足，没挣到钱，今年又继续养龙虾，他信心满满地说：“应该不会再亏了！”一再让我回去尝尝他养的龙虾。

义祥是一个能吃苦，还会做事的人，年轻时他跟着表兄后面干泥瓦匠，这活儿冬夏最辛苦，可他却一点不觉得。年轻时的义祥很英俊，但长得黑，这下更黑了，可他满不在乎。干了几年，工作娴熟了，他却突然不干了，又到外地开饭店，可都没干出大名声，最后老老实实在家开了一个小饭店，兼卖卤菜。要说他开饭店的手艺，还得从上初中时说起，他每天去我们一位兄长家开的饭店帮忙，居然偷学了不少烧菜的本事，后来在兄长的点拨下，他的手艺更有进步。

正当他干得风生水起时，却又查出了肾病，需要做透析。刚开始他有些悲观，关停了生意红火的小饭店，过了没多久，他就欣然接受了，有规律地开车去县城医院做透析。从他的言行中我能看出，他对生死已不再纠结。生病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往后的日子还要好好地过，心情好比什么都重要。义祥生活态度的转变，令我对他刮目相看。

前不久，我回了一趟老家，看见

别看四毛爸人生得粗犷，为人却非常好，一路上他都让我们走在前头，他担副箩筐打手电跟在后面为我们照路。到街时天才麻麻亮，麻石条铺就的街面上人影绰绰，间或夹杂着小商小贩的吆喝叫卖声。四毛爸嘱咐我们卖完药材哪里也别去，就在药材公司等着，他带四毛去小猪集卖完糠就来找我们。

小猪集在下街头，距药材公司大约半里路，他卖完糠前来找我们时药材公司才上班。检验员还是上次那个女的，眼睛大大的，脑勺后面扎了条马尾辫。一见是她，我整个人都蔫了，身体僵直着立在门口不肯进屋。四毛爸风风火火地赶来，嘴里不住地催促说快点快点。吴素梅让我上前，我哪敢呀，慌乱中不想手中的袋子被四毛爸一把夺了去，说：“同志，麻烦先看看这个！”只见检验员绷着脸从袋子里抓起一把又抓起一把，然后头也不抬地说：“这个不行呢，这种质量我没法子收！”“么话？这么干燥燥的都说不行，那你干脆把门关了！”四毛爸浓眉一蹙、双目一瞪吼道。“给你看下我们……”检验员边说边又拿出她们之前的样品来，四毛爸看也不看，摆着手说：“哎呀，无须说那么多，就看在小孩子做事不易的份上给收下吧！有点毛茬子也都是药材自身带的，又不影响什么。”检验员这才抬起头来，睃了眼他那胡子拉碴的脸，不知是被他的尊容慑住了，还是见四毛爸说的话有道理，真就没再说什么，随即在验收单上签起字来，而且还一点折扣都没打。

我没想到四毛爸这么牛，事情反转得太突然了，心里不禁涌起一阵狂喜。那是我人生中挣来的第一笔钱，得来实属不易，直到现在回想起来心里还难免有些小激动。

义祥的情绪似乎有点低落，有点烦躁，我知道他肯定是遇上什么不顺心的事情了，只有我们两个人时，我逼着他问原因，他白了我一眼，说：“没事没事，就你多事。”我不好再说什么。我返回单位没几天，义祥打来电话，有些歉意地告诉我，前些日子他的体检指标高了，所以心里有些烦躁，让我不要计较。我笑道：“我也猜出来了，你看你那样子，我都懒得说。”义祥在手机那头哈哈笑道：“其实也就那几天心里有点难受，现在不是好了么，你抽空回来，我烧龙虾给你吃，保证比你们那里的饭店烧得好吃。”

